

今古傳奇叢書

黑洞

郭启祥著

作家出版社

I247.5
1304

今古传奇丛书

2

黑洞

郭启祥 著

082288



女子学院 0052190

作家出版社

(京)新登字186号

黑 洞

作者: 郭启祥

责任编辑: 那 耘

责任校对: 李超英 马云燕

装帧设计: 苏彦斌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电话:** 5005588转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印刷: 北京东光印刷厂

经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46千

印张: 7.375

插页: 2

版次: 1991年10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ISBN 7-5063-0449-X/I·448

定价: 3.40元

作家版图书，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作家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一部高扬时代主旋律的通俗文学

——序《黑洞》

程树德

我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郭启祥的。时在一九九〇年的夏天。上海《文学报》举办了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报告文学评选活动，在上海举行颁奖大会，我主编一本书也获了奖，因而被邀请参加。就在这次盛会上，我结识了一大批擅长于撰写企业报告文学的作家，其中就有现任《宝钢文艺》主编的郭启祥同志。由于我在一家大企业工作了二十余年，又曾编辑过工厂的厂报和厂办刊物，和老郭有一见如故之感。

老友新朋，欢聚一堂，畅谈近年来文学战线出现的可喜形势。但说来说去，大家不由又扯到一个共同关心的话题：即人们常说的“工业题材难写”的问题。这在文坛上似更成了“老、大、难”了，人们一直探求解决却总解决不了。近两年报告文学在这方面似还可以说上几句，而中长篇小说则显得过于荒寂了。在谈话中大家一致认为：工业战线是我国四化建设的主导方面，战斗在这条战线的广大工人阶级，是我们社会主义大厦的脊梁，作为社会主义文学，如果不去努力

反映他们的精神风貌，讴歌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应该说，这是我们的作家社会责任感不足的表现。说到这儿，在座的作家们都多少有点儿遗憾，一致相约会后在这方面多做一些努力，弥补一下文坛上这个重要的缺陷。

然而，在会后我却听到一个可喜的信息：郭启祥同志正在撰写一部反映钢铁战线职工生活的长篇小说，而且准备用通俗文学的形式来写。这就不能不令我肃然起敬了。

通俗文学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近十几年来又有长足的发展，它以其特有的为大众所乐于接受的审美意趣和形式，势不可挡地闯入并登上了新时期文学殿堂的重要位置，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真可谓：刊物如林，作品如海，无孔不入，无所不在。而在众多的作者队伍中，不乏名家高手。不过，纵观这浩如烟海的作品，差不多都是为才子佳人、武侠剑客树碑立传的。刀光剑影，风花雪月，大多是绿林好汉、多情小姐活动的天地，驰骋的舞台，人们很难看到那些为人类创造无数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当代英雄人物的勃勃英姿，更听不到感应时代脉搏、弹响时代最强音的艺术奏鸣曲。而现在，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文坛上尚不见经传的郭启祥，初出茅庐就勇敢地闯进这块阵地，进行一次大胆的尝试，怎不叫人刮目相看？老实说，我是佩服他的这种勇气的。

会后，郭启祥同志来到我的房间，真诚地吐露了他的衷曲。原来，老郭是我国最现代化的钢铁工业基地——宝山钢铁总厂的老职工了。二十余年来，他始终战斗在这块火热的生活前沿阵地上，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他有着许多难忘的经历和鲜为人知的感受。这些经历和感受都是与我们国家和

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的，都是和我们的时代和现实紧密相连的。生活冲击了他那颗激荡的心，于是，他把它们记录下来了。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分享、共察他的感受，他决定选择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载体……

说到这里，老郭激动地站了起来，挥动那双有力的大手冲着我说：“我不信这个邪，通俗文学怎么就不能高扬时代主旋律呢？”

“当然可以！”我接着说，“我毫不怀疑：你的努力一定会取得成功！我等待着你的喜讯！”我握紧他灼烫的手，衷心地祝盼着。

谁知不到半年，喜讯传来了，郭启祥的长篇小说《黑洞》问世了，而且发表在颇受读者欢迎的通俗文学刊物《今古传奇》上。

“真不愧是在炼钢炉旁成长起来的硬汉子！”我暗暗地向他遥致敬意，“说到做到，不简单！”

我迫不及待地拆开郭启祥从远方寄来的尚带有铅油味的《今古传奇》，一口气读完了《黑洞》。

可以肯定地说，启祥作了一次大胆的也是成功的尝试。《黑洞》以传奇的形式，引人入胜的情节，淋漓酣畅的笔触，集中展示了钢铁战线如火如荼的生活画卷，热情地讴歌了战斗在这条战线上广大职工的主人公奉献精神。同时，作者也以精彩的故事，逼真的细节回答了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市场出现疲软，工厂生产滑坡，内部扯皮，外部加压，我们的企业家怎么办？我们的工人阶级怎么办？他们是怎样避开陷阱、烛照“黑洞”、化险为夷、走出困境的。在这和

平的日子里却不乏惊心动魄的斗争中，作者精心塑造了一位有胆有识、有血有肉、富于改革者的魄力与魅力、为社会主义钢铁事业而呕心沥血，披荆斩棘，一往无前的企业家英姿。作为九洲钢铁厂厂长的赵大川，是我国通俗文学画廊中第一个巍然而立的光辉形象。由于作品和着改革开放的主旋律，紧紧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坦率而真实地再现了现实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和各种人物的众生相；由于作者对生活的熟悉，能够高屋建瓴地编织故事，铺排情节，塑造人物，选择语言，使作品具有扣人心弦、气势磅礴的魅力，相信它一定会取得较好的社会认识价值和艺术审美价值。

当然，如果严格地要求，郭启祥的这部长篇通俗处女作，并非无可挑剔之处。我想，如果把作品主人公赵大川的爱情生活写得更含蓄一些，更严肃一些，更深沉一些；如果再多塑造几个性格比较鲜明的企业中层领导者的形象与赵大川相辅相成；如果把那些以戕害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为目的的社会蛀虫（包括中、外的奸商，倒爷）们写得更阴险一些，层次更“高”一些，内心世界挖掘得更深一些；如果把有些情节安排得更合理一些，更可信一些，人为的痕迹更少一些；如果在遣词造句上更讲究一些，多推敲一些，更精通一些……可能会使作品获得更好的艺术效果，其认识价值可能更大一些。

但是，我还不愿苛求郭启祥同志。“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最值得敬佩的”。老郭迈出这样可喜的一步，不是轻而易举的，理所当然地应该受到文坛的重视和赞许。我想，如果我们有更多的从事通俗文学创作的作家（不仅仅是他们），

能够像郭启祥同志那样，长期地、无条件地深入到火热生活的第一线，用群众喜闻乐见的通俗、传奇的形式，及时而真实地反映严肃、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特别是工业战线上广大职工的英雄风貌，不仅仅可以改变通俗文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改变文化市场不尽人意的局面，对于繁荣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也会有深远意义的。

基于这点肤浅的认识，我愿郑重向读者推荐《黑洞》这部作品。

1991.3.31于北京八里庄寓所

目 录

一部高扬时代主旋律的通俗文学

——序《黑洞》·····	程树臻 1
一、觅乌金跳墙遇魔女·····	1
二、鹰老板毒心运杀机·····	13
三、老对手二签合同书·····	26
四、重相逢重忆往昔情·····	39
五、收礼人冷落送礼客·····	51
六、小村妇妄谈富贵经·····	66
七、鸳鸯厅编织鸳鸯梦·····	80
八、闯京都部长批专列·····	93
九、三会面惊闻一箭仇·····	109
十、黄土地骤起黑旋风·····	122
十一、大厂长亲临黑虎口·····	134
十二、游苏州夜斗大背头·····	148
十三、风流女苦设美人计·····	162

十四、筹巨款昭昭赤子心.....	176
十五、恶奸商突变交款期.....	186
十六、风雨夜飞出蓝幽灵.....	199
十七、九洲城再奏凯旋曲.....	210
后 记.....	222

一、觅乌金跳墙遇魔女

元月中旬，北京城已进入了冰封雪锁的严冬季节。

一个阴沉沉的午夜。

天空中挂着点点寒星，月亮早已躲进黑色的云层，透过云层边缘那片纱幕发出微弱的光芒。

宽阔的马路上行人稀少，只是在人行道上的树荫里，才能隐隐约约见到那些已经进入热恋时期的情侣们慢慢地移动的身影。

突然，两束刺眼的寒光射上马路，一辆出租轿车在飞快地奔驰，车速越来越快，从一条马路转向另一条马路，最后戛然停在一条漆黑的胡同口。

车门打开，急匆匆从车内走下一位中年人。他，上穿一件黑色皮甲克，下着蓝色牛仔裤，身材高大、魁伟。他向车内司机摆了摆手，随即迅速隐入胡同。

胡同内没有灯光，一片漆黑。

中年人只顾奔跑，不料一个趔趄撞在一家门前的大石头

狮子上，额头上立即起了个大包。一阵晕眩，他倒在地上，两眼直冒金星，昏了过去。

过了一会，他清醒了，用力睁开双眼，发现自己躺卧在冰凉的，没有融化的雪堆里。

“真是活见鬼了！”

他很快摸到了石狮子的一条腿，艰难地试图爬起来，猛一用力，没注意，他的头又撞到了石狮子的嘴巴上，于是又倒了下去。他睁开眼睛，慢慢地爬起来，抖了抖身上的雪，一步步朝着胡同的深处走去。

“59……63号……”他借着偶尔露脸的月光，眯着眼，一个个查看着各家的门牌，终于他找到了所要寻找的号码。

狠命地按着门铃，一下又一下，没有反应；他用力敲门，一次又一次，足足有五分钟，不见有任何动静。

“一定是门铃坏了。”他焦急地想。

猛然一抬头，他瞥见了门旁边是一堵不太高的围墙。

于是，他双眉一挑，顿时脸上现出了欣喜的笑容：“我就不信那个邪，活人总不能让尿憋死，上！”他忘记了刚才被撞后头上的疼痛，双手一攀，纵身一跳，翻过了墙头，脚刚刚落地，只听“哗啦”一声，没想到脚后跟碰倒了浇花用的一只喷水铝皮壶。

“什么人？”一位身穿便服的年轻人，一下蹿到了发出声响的地点，动作十分敏捷，一支乌黑的枪口，对准了跳墙人的胸膛。

这是一个四合院，院内住着一位高级首长，穿便服的人是首长的警卫。

“你是干什么的？”年轻人大声喝问。

“我要找人。”跳墙人拍打着身上的尘土，若无其事地说。

“找人？深更半夜翻墙头，我看你是缺钱花了吧。偷东西也不选个地方，看来只有把你送交派出所了。”年轻人说着就要动手。

“等等，别误会，我叫门没人开，按门铃没动静，门关得严严的，你叫我从哪儿进来？我是有急事，今天晚上一定要见到程老，等我把事办完了随你把我送到哪儿去。”跳墙人一面说，一面向中间那座小平房走去。

“不许动，再动我就不客气啦！”年轻人一下子抓住跳墙人的胳膊。

“程老，程老，我有急事要见您！”跳墙人不顾一切地大声叫喊。

小平房内有一间房间的灯“突”地亮了起来，接着另一间室内的灯光也亮了。

一位年轻的女子，身裹睡衣，急匆匆地赶到争吵地点：

“什么事大惊小怪的？”

跳墙人听到来人的声音，像遇见了救星，高兴地说：

“是我，老朋友，快帮帮忙。”

年轻女子也听出了对方的声音，但她假装不认识，大声呵斥道：“谁是你的老朋友！夜入民宅，非偷即抢，一定不是好人。”说着回身看了看身旁的年轻警卫：“这人交给我了，现在我就把他带到大堂去审问。”狡黠的笑容浮上她的脸庞，不容跳墙人说话，抓住他的手：“快走吧！我还要去

领赏呢！”

跳墙人忽然意识到什么，顿时感到一阵轻松。回转头望了望年轻的警卫，做了个鬼脸，轻快地跟着那位年轻的女子，向亮着灯光的房间走去。

年轻的警卫望着那一男一女消失的背影，摇了摇头，轻轻地说了一句：“莫明其妙。”

女子把跳墙人领进一间客厅，并把他按在一张大沙发上说：“坐在这儿别动，等我爸爸出来，你要老实交待。”

跳墙人已经认出，面前这位女子就是程老的千金程亚男。

“亚男你……”

“嘘——”程亚男用手一下子堵住跳墙人的嘴，转过脸去喊道：“爸爸，你快出来啊，我抓到了一个小偷。”

从客厅东边的一扇小门里走出一个人来。

“怎么连灯也不开？”

“小偷是见不得光明的。”亚男用玩笑的口吻说着走到墙边，拉开电灯开关，“爸爸，你看谁来啦。”

跳墙人连忙从沙发上站起来迎上前说：“程老，是我，赵大川，对不起，深夜影响你休息。”

程老，刚过65岁，头发花白，但两眼炯炯有神，看上去也不过50多岁。在位时，他培养、选拔了不少年轻人，有的甚至当上了部级领导，四年前，他亲自推荐眼前这个“深夜跳墙人”赵大川当了中国最现代化的钢铁企业之一——九洲钢铁厂的厂长。

赵大川每次到北京开会，都要来看望程老，而且每次给

程老带来的都是好消息：超额完成计划啦，新钢种研制成功啦，等等。每次赵大川都是在程老家吃完饭才回旅馆，因为，程老的夫人做的辣椒炖豆腐是赵大川最喜欢吃的山东家乡菜。

可今天，深更半夜赵大川来见他，却出乎程老的意外。

程老见是赵大川，连忙伸过手去。忽然他用惊奇的目光盯着赵大川额上肿起的两个大包：“大川，你这是怎么啦？亚男，是不是你刚才……”程老用一种疑惑的眼光扫视着他们二人。

亚男抬头一望，“啊”了一声，这时她才看清，被她抓的这个“小偷”，额头上有两个像鸡蛋大的肿块，连忙解释：“不是我，不是我。他是翻墙头进来的，也许是警卫……”

“不，都不是，是我自己。在进胡同时，不小心碰了石狮子。没事，明天就会消下去。刚才幸亏亚男，不然，我就被警卫送到派出所去了。”赵大川讲了刚才叫门和翻墙头的经过。

“下次你再半夜三更翻墙头，我还要送你到公安局呢！”亚男戏谑地说。

程亚男虽是程老的独生女儿，但因为老两口工作忙，亚男一直都在天津她外婆家，中学和大学都在天津上的。她第一次见到赵大川是在六年前，那时她刚从天津大学毕业，回到父母身边。有次赵大川来找程老，碰巧程老夫妇都不在家，程亚男接待了他，两人一块谈得很投机。从经济腾飞谈到钢铁生产；从日本新日铁谈到中国的小高炉；从土光敏夫

到傻子瓜子；从新闻到文学，海阔天空整整扯了一个下午，一直到亚男的妈妈回家，他们还谈兴不减。

自那以后，赵大川的影子一直留在程亚男的心里，她感到那支神秘的爱情之箭已悄悄射中她的心房。每当父母亲一提起赵大川这个名字，她的心就怦然乱跳，脸感到发烧。她知道已爱上了这个大川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她沐浴在自编自织的幸福而甜蜜的爱河之中。

有一次，她试探着向父母问起赵大川的家事，才知道大川早已结了婚，初恋的梦破灭了，为此，她偷偷地流了不少泪水。尽管她后来也结了婚，但那种少女时代第一次爱的波涛还时时在她胸中翻滚。

亚男被分配到北京，在《钢铁报》当记者，由于她手脚快、性格开朗、新闻敏感性强，加上一副妩媚动人的容貌，常常有一些令人震惊的新闻，在别人尚未发现时，她的稿件就已经出现在各大报纸的第一版。因此，在新闻界，别人送她一个“魔女记者”的雅号。

由于工作关系，她常跑一些重点钢铁企业，同赵大川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但每次她都告诫自己，要控制自己的感情，不要再坠爱河自寻烦恼。可是，一旦见到赵大川，她的心头总会涌现出一种连自己也说不清的感情。她虽然是一个性格外向的女人，但在这种感情上却是一个最能克制自己的人。她爱同赵大川开玩笑，却从不在他面前说一句过于亲昵的话，赵大川也一直把她看作自己的小妹妹。

赵大川看了一眼亚男，心事重重地说：“程老，我有急事，不然，也不会敲墙头。”

“你总是有理由。”程老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边点然边说，“那一年你开车闯国务院，也说有急事，连门卫也没拦住你。”说完哈哈大笑。

“你们把门铃修好，我下次一定从大门进来。”赵大川又找到了理由，说完也笑了起来。

“门铃坏了好几天了，我说过几次，可一直不见有人来修。”程老无可奈何地说。

“你要是还在位，用不着你老开口，一个电话过去，就有人来修，我看这事还是交给我吧。”亚男忍不住插上来，口气中流露出一种不满。

“你会修？”程老问。

“一包外烟过去，两个小时就好。”说罢转身走出客厅。

程老看了看亚男的身影，摇了摇头说：“哎，现在的年轻人。”随即转过头来问：“搞了半天咱们还没有说到正事上，大川，到底是什么急事？是不是向我报告什么好消息？”

“消息报纸上都公布了，这你知道。今年的钢铁任务很重，国家下达的增产指标是6000万吨，我们九洲钢厂还要生产市场上急需的钢材新品种，同时出口任务也很重。”

“这我知道，我相信你能完成。”程老对他面前这位厂长是充满信心的。

“设备、生产都没有问题，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供煤问题保证不了。去年第四季度开始，煤就变得紧张起来，好在还有些库存，年底已经用得差不多了。从元旦开始，我们